

盛大  
新舞台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卷伍

# 唐朝好男人

多一半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唐朝好男人

多一半 著

伍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朝好男人. 5/多一半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80225-554-8

I. 唐… II. 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2097 号

---

## 唐朝好男人 5

多一半 著

责任编辑: 王 津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江 淮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一版 200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554-8

定 价: 26.00 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唐朝名男人

## 目录

### 5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吃亏与占便宜	缓兵之计	养殖专业户	出界	明珠暗投 理所当然	集体·个人	大航海时代	近忧	牺牲品	花明柳暗	扩张	新的开端
.....	.....	.....	.....	.....	.....	.....	.....	.....	.....	.....	.....
1	8	15	22	29	35	42	49	56	62	68	75



# 唐朝好男人

## 目录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答疑解惑	袖手旁观	万全之策	横祸	冯妇	真实的谎言	舍身忘死！	杀人自助旅游团	大国沙……那哈主义	举债	出塞前奏	间谍
……	……	……	……	……	……	……	……	……	……	……	……
82	89	95	102	109	116	123	130	137	143	150	157



# 唐朝好男人

## 目录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大意失荆州	穷亲戚	新兵种	大胜之余	西蕃攻略	出路	变革伊始	终身大事	以诚为本	巧合	制教	措手不及
.....	.....	.....	.....	.....	.....	.....	.....	.....	.....	.....	.....
164	170	177	183	189	196	202	209	216	223	230	237



# 唐朝好男人

## 目录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刺客	无间	犹豫	眉目	心机	水落石出	弃恶从善	飞来横祸
.....	.....	.....	.....	.....	.....	.....	.....
244	251	258	265	272	278	285	291



## 205. 吃亏与占便宜

机关算尽啊，颖的表情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太经典了。我突然觉得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视觉蒙骗了，那小眼睛原来可以睁得那么大，掉出来怎么办？

云丫头，想想就有意思，我成天可怜人家个什么劲，什么叫农业商品化，什么叫传统农业经济化，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相比之下我才是不懂装懂的二半吊子。惊异过后是敬佩，打心底的佩服，有这么个邻居在跟前，那生活就五彩缤纷得多了。

“其实有池塘蛮好的，想想，以前近千亩的荒地，多苍凉。往后荷花、荷叶比比皆是，出门就能看，说不定还能弄个关中九景啥的，咱也不用大老远朝曲江赏芙蓉了。”我拍拍颖僵直的身躯，“别愣了，明儿你给云丫头说一声，三月间护城河捞点鱼苗放进去，往后我还能就近钓鱼，多好。”

“啊！”颖尖叫一声，脸色好多了，无力地靠在我身上，“夫君，扶我回去，刚跑累了……”

“气软了吧？呵呵……”我给颖架起来，“回去不许朝别人发气，今晚挨我睡，不能打二女。”

“胸前闷闷的，就想发气。”颖有气无力地贴在我身上，声音也比原来小了许多，“不甘心，您说这丫头是不是就逃出去了？往后再都撵不住了？”

“是啊。”我手搭在颖细腰上紧了紧，劝慰道，“别那么小心眼儿，云丫头又不是旺财，非得抓手里当玩意儿才高兴。”

“妾身可不愿意。”颖细声细气地表达自己的失落，“那咱家是不是让云家





占了便宜，被欺负了？”

很难回答，在这方面各人理解不同，性别的差异更加模糊了词义。男性一般不愿意承认自己被某某先占便宜后欺负，哪怕自己一脸血污也要标榜揍了对方多少记重拳；可女性往往对这个概念扩大化，娇羞着说被占便宜和哭天抹泪地说被欺负是两码事，至于没占上人家便宜就说被人家欺负也是常有的现象，很笼统。

颖捅了捅我腰眼儿说：“到门口了，妾身自己走。”她脱离我的搀扶，整理下仪容，下巴稍稍抬起，做了两下深呼吸后，多少恢复了几分诰命夫人的风采：“夫君前头走。”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看颖怎么理解。坏消息是，请教过几位资深农学专家后得到准确数据，莲菜并不挑拣土质，保证水质水源的情况下，就是不派人手专门监管，亩产也在四千斤朝上，而作为冬季唯一能保证的新鲜蔬菜，关中尚未尝试大面积种植的情况下，供不应求，又适逢新年，其售价是小麦的三倍有余。四千斤的产量已经是良田的十多倍，再乘个三，经济效益大约是良田的四十多番，也就是云家连卖带换，让其八百亩良田的产出相当于别家的三万多亩，还不算诸如莲子类的附加产出。

“好消息是……”颖听完就一脸痛苦状，按着自己太阳穴猛揉，一连串呻吟。

“好消息啊，近水楼台的，往后冬天不用愁莲菜吃了，秋天还能给你熬莲子稀饭，多好！”

“给妾身拉后院吊死吧……”

兰陵一直盯着我笑，笑得我想打人，“你从火里救的那丫头，可算是积德了，呵呵……”

“啥意思？我又没想法，凭空笑话啥？”对于云丫头，小小的嫉妒有一点，作为一个号称前知三千五百年，后知一千五百年的变异人士，竟然看不清一个小丫头的走向，的确丢人了，但不存在吃不上葡萄喊酸的心理。王家得了好地好庄子，有了持续发展的空间；云家则以农业转产迈向康庄大道，按照鲜藕现在的市价，两年间就能崛起，是崛起。

“我高兴，敢说你没想法？”兰陵悠然自得地抓了几颗炒黄豆故意咬得“蹦蹦”作响，“叫你看不起人，还同情。我大唐能人比比皆是，小看个丫头

片子都不行。在你家等了一天，走，带我看看人去，什么样的丫头能把精明强干的王夫人气得中午就喝两口稀饭，可得见识见识。”

工程进展得不错，看来是仔细规划的，今年没有那么多人手，只将靠近河岸大约二百亩的地界划分成八个池塘的规模，先牛犁，再人铲了松土出来加高河堤，可以保证雨季时河水不至于漫过池塘冲了荷叶。既然工程已经进行到这个地步，也没有保密的必要了，为赶工期，云丫头专门加盖了一溜工棚，大肆招募进入长安找活路的流民，就手在工地上安排住宿伙食。

终于跳出王家的魔爪，羸弱的小身板爆出了惊人的能量，斗志昂扬地带领一群大老爷们儿朝夕赶工，毫无殷实人家里娇生惯养小闺女扭捏之态。

“多大了？”兰陵笑吟吟地看着热火朝天的场景，随口道，“模样都没长出来，怪可怜的。”

“二女一般岁数吧，具体多大不清楚。”说起来也真可怜，父母双亡，待嫁的年龄上迎了早春酷寒里操劳，“不容易啊。”

“哦，十六岁上的样子，”扭头鄙视我一眼，“还不是让你家逼的吗？这会儿说的和真的一样。”

“胡说！要不是王家拉她一把，这会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形呢，帮她家顶两年债了。真想要她家地，趁云家虚时，早两年动手不比现在利索？”十六岁，兰陵对外甥女的年龄肯定比我清楚，看来二女一直在虚报冒领，呵呵，鬼丫头。

“嗯，说得好听。当时你家真下手了，先不说地，趁人之危的坏名声就能臭到三代以上，当我不知道你夫人打什么主意吗？明明自家包藏鬼胎，还硬挺个脸朝上面贴金。”兰陵搓搓手，笑道：“你夫人的手段我清楚，不会就此罢休。你也别因为是个丫头就心存同情，尽管放手让你夫人折腾，我看看，这丫头到底有多大本事。”

“这才是鬼胎。”鄙视兰陵一眼，这婆娘什么心思也瞒不过我，“好了，少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我无奈地摇摇头，没一盏省油的灯，有点羡慕崔彰，那家伙成天抱怨他婆娘瓷笨，显摆的！

“呵呵，哈哈……”兰陵隐蔽地踢了我一脚，“这才合了道理。吃穿不愁，没有后顾之忧的人就越活越弱，时间一长，连点应付突变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遭了无妄之灾，没有你家这么咄咄逼人的胁迫，按这丫头的年龄，说不定正在哪个大户人家舒舒服服当小媳妇呢。”



“骂人呢？”

“不是。”兰陵摇摇头，“你想岔了。我在想啊，大唐身边有个西蕃未必是坏事，而我们大军百战百胜地攻城略地也未必是好事，眼前就是例子，把那帮胡人逼到绝路上说不定就没法控制了。日久生变，豢养，我们时间不多了。”

“哦，还是骂人！”

前脚送走兰陵，后脚老四和二女就进门了，颖一脸正气地端坐中间，二女、老四缩眉凝眸地陷入沉思，整个房间气氛凝重，让人有进了梁山聚义堂的感觉。“瞌睡，不参与，你们商量，我明天还忙，先睡会儿。”摆明立场，滚炕上去了。

颖是聪明人，我不担心她会用出来非常规战术，就是觉得被耍了，一时气过了头，其实……我多少也有这种感觉，却又挑不出人家的毛病，这才是最窝火的。不知道睡了多久，被吵醒了，好像是老四的笑声。她们仨不知道弄了什么点子出来，不过老四既然敢这么大声笑，又没有听见颖出言相斥，估计心情也好转了。揉揉眼睛，探头看了看，二女正横在颖怀里耍赖，老四头上多了几个簪子，嗯，看来烟消云散了。

“搞什么？人家可都是学者，学问人，又不是庄户农户的，想雇几个就有几个，钱给得再多也不会来。”不知道她们仨弄了个什么打算，想从农学里淘点有本事的回来帮工，异想天开。

“还不是庄稼把式？”颖凑近我的脸不依不饶，“夫君可是学监呢，务农的人不朝庄稼地里跑去哪儿？”

“去，少贬低我的工作。说你不学无术吧，还嘴硬。朝廷里都挂了号的，大小是个官，跑咱家帮工？不过……”转头想了想，也不是不行，不说是雇佣，请人家过来指点指点未尝不可。常贵不是年上都请来了，好吃好喝好话都说上，读书人好面子，我堂堂伯爵这么礼贤下士，又是行政主管兼半个财务处长，他们也乐意攀这个关系。“嗯，不是帮工，是请人家指点，来了要尊敬。临了不能给酬劳，要堂堂正正行谢礼。你也要注意身子，别太操劳。自己又是小心眼儿，不吃不喝地我心疼又不好劝。”

“麻烦的，依您。”颖笑逐颜开，假在我怀里磨蹭几下，“妾身只出面招呼，一切由管家去办，不为这事费心了。”说着拉过二女塞我怀里，“长时间

没吃饱饭了，心一宽就发饿，得好好垫垫肚子。”说罢一个人宵夜去了。

颖刚出去，二女开始乱拱道：“就十七了……”

“就个屁！”抬手朝翘翘的小臀部拍了一下，揪了二女鼻子笑道，“扯谎。”

“您就当十七，都算虚岁呢。”二女将我扶正，塞了个大枕头靠好，蜷缩在我怀里。

“嗯，我又不固执，你着急？”拍拍二女脑袋。早都把抓髻改了，松散地堕在一边，一副少妇打扮。

二女仰着脸，皱了鼻子娇笑。轻轻摇了摇头。“没事就提醒您，怕您把妾身忘记了。”将我的手按到身上，脸色羞红，“趁手不？”

趁手，就是下不了这手。我不是善男信女，碰见好看的也满脑子不堪，色迷迷嘴脸。可抱了二女就怪怪的，如今这个样子，要说不能怎么怎么样连自己都不相信，十七岁是给自己找个借口，不为别的，就为两人在一起时的那个感觉，很奇妙。二女估计也一样，嘴上急而已，小丫头和我在一起时表情丰富，脸上就写出来了，很默契的交流。

其实两点一线的生活也不完全是乏味无聊，除了刺骨的寒风，相对懒在家里，农学还是有点乐趣的，或许懒散的时间太长了，偶尔变换一下生活方式也不错。随着春季里连续两次人员抽调，农学逐渐已经有学院的样子了，包括委派出去的人员，足足汇集了各地二百三十名农业专家，我这个少监终于有了底气，而学监大人则铆足了劲儿要把农学发扬光大，于是那张死人脸比以前显得更恶劣了。

午饭上，跑东门里称了点羊杂碎刚想偷偷躲办公室喝两口小酒，刘仁轨出现了，没点客套话。“少监，最近常有农学的人朝你家里去，能说明一下原委吗？”

“快，坐，学监别客气。”起身把刘仁轨拉到桌前坐好，把羊杂碎摊开，递了双筷子过去，“还有热乎劲，趁了吃。”

“不急。”刘仁轨摆摆手，拒绝筷子，“时辰还早，话说完再吃不迟。”面无表情地盯了我答复。

“这个……若说学术交流的话，您肯定不相信。家里有个荒坡，种了百十亩果树，也算是在农学之外给咱提供个下放锻炼的场所，毕竟就算是关内也



有许多不适合耕种的地方，徒费人力物力却没有产出的荒地颇多。在下努力找个最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方法出来，以不浪费我大唐每分土地为根本，用最有效的方式利用资源，暂时还处于摸索期，为了不给学院和朝廷徒增负担，自家出钱搞的项目。”

刘仁轨沉思片刻，习惯地敲击桌面道：“也就是以权谋私？”

“事物总有两面性，这么大个罪过，在下实在担当不起。”我笑着拱拱手。爱怎么理解都成，从刘仁轨嘴里就说不出口好话，习惯了。

“有心得吗？”刘仁轨不理我狡辩，“私下里我管不着，可应差时间将人放出去，少监自己觉得妥当吗？”

“哦，这个您误会了。的确有心得，所以才出此下策。”成天早上来下午走，私下里谁有空跑我家指点？到我家提高业务水平有什么不好？“长安附近为例子，千百年来以土地肥沃著称，但总有几块地不合人意，放在那里不利用可惜了，利用了没产出可惜工夫……”将云家变废为宝的过程详述一遍，不同的是，云丫头暂时变成我一个远房亲戚，但事迹还是值得标榜的。“不一定非得种庄稼，蔬菜、果木都可行。得了这个启发，家里的荒坡就作为试验田，关内这样的荒坡荒地比比皆是，若都能如此利用的话，百姓的生活就能有所改观，食物种类丰富起来，粮食的需求量无形中变小了，是这个道理吧？”

刘仁轨笑着点点头。“顾左右而言他。少监既然认为自己所述有理，就不该公私不分，若真为了百姓着想，完全可以一纸公文摆我桌面上探讨，私下里搞，于人于己都有亏负。”

我不亏，想当年把单位的淘汰办公设备搬回家时，大受老妈赞扬，习惯了。“是，谨遵学监训导，等时机成熟，在下一定……”

“不用等成熟，少监完全可以现在就将自己的观点付之文字，待我批阅后直接送到户部。可以将眼光放宽广，不光是关中，我大唐疆域之内，随处可行。若得多数人认可的话，即便我就是有异议，也无话可说。”刘仁轨指了指桌上的羊杂碎，“农学里既然供有餐饮，少监往后还是与同僚们一起用餐为好，虽说按你我的身份享有特供，但还是不开这个先例为好。”说罢起身就走。

开始以为刘仁轨是针对我滥用职权来的，可一扯到书面报告就不对劲儿了，刻意将大唐疆域之内说得明确，隐隐有所指引。不知道他存了什么打算，

若要提了大唐疆域，那就包括大西北资源开发。兰陵就是为这个事情委托我策动刘仁轨牵头，这老家伙却推托给我写报告，很麻烦啊。

“你就写。只写有关农业的部分，至于我提的那些全然不用表露。”兰陵鬼森森地笑得阴险，“刘仁轨正在摇摆，觉得咱们的计划有理，却又不打算承认。一来在你个娃娃面前服软丢面子；二来虽说为官耿直，却是心机重重，他摸不清上面的意图，先用你所谓的纯学术文章作个试探，一旦被多数人接受，则可能在你的报告上以自己的名义加批注，含糊其词地表达一些额外的好处。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一步步获得认可，等到时机成熟后再透彻地抛出‘豢养’论调，其中给了他转圜的余地，也给了满朝文武理解的时间。”

“最后呢？”

“最后啊，知道你想什么。就算你的文章没人搭理，顶多让人家觉得你的学识尚欠火候，没什么亏损。成功的话，你也只扮演学究的角色，大家会认为刘仁轨果然有过人之处，从一篇普通农学文章里都能总结出治国之道。到时候没人搭理你，功过都是他。”兰陵一合手，“可是送他个功劳，呵呵……”

“有一点，我不识字……”

“早知道，我帮你。”兰陵蔑视我一眼，“丢人现眼！”



## 206. 缓兵之计

兰陵早有准备，提笔就来，洋洋洒洒好几万字，完全是学究的文路，看得我眼花缭乱，不明所以。捧了一厚沓作文，回家朝颖喊来翻译。连续半个月，一句一句地译，用白话统统写出来，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确定真是个纯学术论文后才放心。

“夫君不放心兰陵公主？”颖认识兰陵的字体，翻译几天后就看出了我的谨慎，直到完工才忍不住问了出来。

“同样的东西，只有你写的我不去追究，”将桌上文纸收拾停当，觉得话严重了，笑了笑，“或许还有二女。”

“或许？”颖对我的话大为受用，笑咪咪将个枕头抱在身上，“妾身没听懂呢。”

“呵呵，二女年龄还小，虽然知道她心思和年龄不符，可终究不能放心。是不放心，不是不信任，你少乱想。”朝颖额头弹一下。我承认自己在这点上分配得不公平，向老天发誓对二女没有戒心，可颖的模样让我觉得更亲近。岔过这个剖析自我心理阴暗面的话题，我问：“成天让我从农学找人当帮工，都给领导敲打了，打算什么呢？”

“学啊，妾身这些天帮您识文断字的，学了不少东西呢。若说兰陵公主别的，妾身兴许还有不情愿的地方，可对人家这文章里的道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早能见了这说法，也不至于让云家占咱这么大便宜。”颖将抄写的白话部分仔细地收到箱子里，“往后夫君回来多传授些农学上的东西，妾身这心思

跟不上用，这次让云丫头教个乖是好事，想事情比以往更活泛了。”

颖本来就是聪明人，就是固执点儿，这点尤其体现在对土地的渴望上，两人为这个还吵过嘴，没一点儿效果。这次云丫头的举动对颖的触动太大了，头几天人都有点不对劲，心里有气是一方面，但正统的思维方式在现实面前遭遇了挫折才最让人受不了。颖觉得自己落后了，还没有到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的地步，却起到了警示作用。

坦然承认自己的失败，比以前有进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有前进的动力，这点上颖比我强，我就是喜欢打肿脸充胖子那种，煮熟的鸭子。不过我不打算改正，大部分男人都有这毛病，连刘仁轨都难免。

报告递了上去，兰陵的字女性化特征少，铁画银钩地让刘仁轨赞叹不已，诵读后觉得文章写得朴实无华，文学功底更是难得，但始终没有对内容有评价，喊了半天好等于没喊。

是滑头的清官？还是心计重重的耿直官员？自相矛盾啊，看来官场这混水还是少蹚得好，相处这么长时间，相互间也有了大致了解，都不省油。伪君子 and 正人君子之间区别不大，两者我都佩服，所以不打算花时间去区分，一律按照伪君子看待。

或许因为我声名在外，或许有人暗中配合，论文送上去就引起了重视，前后没十天工夫就被户部当作一项利民政策摆在了桌案上讨论，而朝中普遍对我的观点持赞成态度，其中也夹杂尖酸刻薄人士的反对声音，很正常的讨论氛围，看来李家兄妹俩一明一暗的配合很到位。

既然农学上的二把手提出了这个观点，作为一把手就有责任将农学的颜面和声望维护到底，刘仁轨声称一切是为了农学的利益，至于学术上的观点意见，在一致对外的同时，他保留自己的看法。

很有趣的场面，刘仁轨一面在朝会上依理凭据地和反对派逐句逐字地争论，私下里却没有放过我的打算，同我两人探讨时则站在了反对立场上寸土不让。看来这家伙深谙马列之道，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可行性上尚能两人平手，一旦扯到哲学上我就力有不逮，常常被杀个惨败。

最近被老刘搞得有点神经质，再和他混下去，恐怕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会发生扭曲。和兰陵预料结果相反，不是我在潜移默化刘仁轨，而是老刘有步骤地对我进行改造。要坚定立场，要厚颜无耻地闭关锁国，精心打制了个座右铭放在桌上，“大病初愈，请勿刺激，谢谢。”每当老刘出现，我就把铭





牌冲外，只谈风月，不谈公务。

天气越来越暖和，为减少和刘仁轨碰头的概率，我尽量躲在试验田里看油菜和芥菜演A片，同常贵等专家交谈起来舒服多了，还间接地树立自己礼贤下士的良好形象。当然，用毛刷对植物进行性骚扰的工作还是由属下动手，我会远远地看着，蜜蜂显然不喜欢有人抢了它们的角色，冷不防扑上来报复一下会很危险。

“那边一片荒地，滥草一大片，”正看得出神，豁然发现老刘突然到了跟前，赶紧打岔撤离，“怪浪费啊，我去看个究竟。”说着就欲撤退。

“不是草药吗？”刘仁轨见我自言自语，拦住问道，“少监开春时候专门叮咛过的，有不妥？”

“噢！”我抓了抓头发，不好意思地笑笑，“忘记了，最近一忙，早就没了印象。”

“一天天地长，不知道这草药是个什么用法，少监还是明示下去为好，别过了季节，坏了药力。”刘仁轨好奇，拉我去草药地里视察。

我没接触过草药，不知道从高原迁徙下来还能不能保证药效，也不懂什么时候药力最强，不过按现在这个模样看，应该够大了吧？“这个……在下没有深入地做过研究，还属于摸索阶段，有没有药效还不一定。”蹲下去拔了根叶子，想学西蕃臭男的模样嚼一嚼，还是算了，我没神农那么大命，万一因为换了地方良药变成毒药，有个三长两短这年代连个卖人寿保险的都没有。不过样子做出来又不能让一边的刘仁轨笑话，咬牙塞嘴里藏舌根底下一阵空嚼，豪壮道：“试药，牺牲我一人，幸福千万家！”

刘仁轨捻了短须微笑着看我做完吞咽的动作，才徐徐道：“少监鲁莽了，牵头羊来试试又未尝不可？我农学里懂草药的何止一两人，大可不必以身试险。”

这老家伙太坏了，若我真吃的话，现在已经有毒发身亡的危险，竟然还笑眯眯没事人一样。假装吐渣子给舌头下抠出来。“鲁莽了，为国心切，嘿嘿，哈哈……您在，在下去找行家辨识，告辞。”

将草药的成长期分成数个阶段，不同阶段里有不同的药效，按阶段测试最合理，最终还得有经验的老军医长时间的临床效验得到广泛认可后才能投入使用，放心。这年代医生责任心普遍较高，不是随手抓些新研制没经过临床的药物拿广大患者当试验品的生化悍将，当然，农学作为生产商也没有给